

桐鄉朱毓魁選輯

第一冊

國語文類選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國語文類選

第一類 文學

什麼是文學？

——文學界說

羅家倫

現在我們常常聽得『文學』『文學』『保全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的聲浪了。但是什麼是文學呢？不但讀者心裏常常有這個疑問，就是我心裏也常常有這個疑問。我去問保全舊文學的人。他說：『文學就是文學，何須你問。』我去看創造新文學的書。書裏也還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我急了，就去找中西的書——自然我是先找中國書起。中國書中論文學的篇幅，却也不少。最早的如應瑒、陸機、李充、桓譚的議論，也有許多留到現在；但是一律是枝葉上的話，具體的譬喻，永沒有明明白白從文學本體上着想。劉彥和的文心雕龍，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所論的大都是修詞的方法，文體的變遷，也總不會爽爽快快下一條文學界說——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是渾渾沌沌，不願有個明瞭的觀念，不獨文學是

如此呢！近百餘年來敢明定文學界說的却有兩個人：一是阮芸台先生。一是章太炎先生。現在把這兩位先生的話寫出來供大家參考罷！

(1) 阮先生的文學界說——『必沈思翰、漢，始名之爲文。』

(2) 章先生的文學界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看這兩條界說，都是不明白的。阮先生是個主張駢文的人，他以偶語韻文爲文，其餘的爲筆。他叫兒子阮福做了一篇文筆對，引了許多南史、北史的證據，反對當時的古文。他論古文說：『非文者，尙不可名爲文，況名之曰古文乎！』推究他的論調，是因爲他同當時的古文爭『正統』，所以他從根本上把文學的定義下得極窒。他這樣窒的定義，在常識上實在說不過去——因爲他胸中存了偏見——我們如何能

够全體贊同他呢？我們於討論章先生所定的界說之先，應當從章先生所用的名詞上解釋幾句。就是章先生所說的『文』，即是我們所說的文學。章先生所說的『文學』，就是我們所說的論文學的學問。——如文史、通義、文心雕龍等書便是。章先生分文爲無句讀有句讀的兩種。無句讀文分圖書、表譜、簿錄、算草等類。有句讀文分有韻無韻兩大類。有韻文再分賦、頌、哀、誄、箴、銘、占、繇、古今體詩、詞、曲種種。無韻文再分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種種。諸位章先生以爲寫在紙上的都是文學，那豈不是世界上的人，無論是阿狗阿貓，只要能動起筆來畫一畫，就可以算文學嗎？文學就這麼不值錢嗎？這樣違背邏輯的議論，難道可以承認嗎？章先生是位小學家，他只拘於故訓，不以主觀的眼光去看文學的本體，所以他把文字 *Language* 同文學 *Literature* 兩件事渾合在一處。不知文字一物，僅爲傳達各樣意思的器具。所以一部著名的英文字字典說：『凡一切聲音，同聲音連合而成的字句，人類用他來表白意思的，都是文字；寫的，印

的，全包括在內。』嚴幾道先生做了一部英文漢語第一句就說：『語言文字所以達人意 *Thought* 者也；其所以達者謂之辭；*Language or Speech*。』嚴先生所說的『文字』，就是本文所說的『字句』。嚴先生所說的『辭』，就是本文所說的『文字』。孔子說：『辭達而已矣。』『文字 *Language*』這個名詞，正是這個意思；（却非劉申叔先生所謂『辭當作詞，詞與文同』的那個『辭』字。）現在我們不叫他做『辭』，而叫他做『文字』，無非因『文字』一個名詞普通一點罷了。何必同小學家一樣的咬文嚼字呢？明白這個分別，所以我們初學英文的時候，只能說我們學英國的文字，不能說我們學英國的文學；我這篇『什麼是文學？』乃是一篇中國的文字，不見得是篇中國的文學呢！但是文學的定義究竟是怎樣呀？阮先生的太窄，章先生的太寬，都是不合用的。我於是不能不去找西文、西洋的文學定義，雖然也不能盡同，但是有許多名人都肯明白擬定，不願含糊。現在我把幾家有勢力的學說寫下來，討論討論：

(1) 胡思德 Worcester 說：『文學是求學的結果，一

就是知識 Knowledge 和想像 Imagination 一寫下來保存着的。』

(2) 海蘭 Hallam 說：『文學是知識流傳在書籍裏的。』

(3) 卜魯克 Brooke 說：『文學是世間男女寫下來的思想 Thoughts 同感情 Feeling 布置得很好，可以使讀者愉快的。』若是一篇散文裏沒有體裁，

Style 沒有藝術的性質 Artistic character 且不是精心結構之作，Curious care 也不得稱為文學。』

(4) 雅白 Jebb 說：『文學必須有固定的形式。』此處所謂形式不但說是要寫下來的形式，並且說是有好的體裁 Style 同美學的質量 Esthetic Quality 的好形式。』

(5) 文乃德 Vinet (法國批評家) 說：『文學包括一切書寫品凡可以綜合的以作者生平畢現於他人

之前的。』

(6) 高考爾 Gauckler (法國著述家) 說：『文學是一種字句的藝術 L'art de la Parole 所含的種類為詩 La Poesie 散文 La Prose écrite 和演說 L'art oratoire 』

(7) 安樂 Mathew Arnold 說：『文學是個很大的名詞，一切的寫出來印出來的文字，一律在內。如游克理的幾何原本 Euclid's Elements 同牛頓的學理之原 Newton's Principia 都是文學。』

(8) 赫胥黎 Huxley 說：『文學就是美麗的文字 Belle-Lettres (現在西洋有許多字典家做文學的注解說：『凡表示感情的著作，除了確定的科學同藝術而外，都叫他做 Belle-Lettres』也是受赫胥黎影響而說的話。)

(9) 商德爾 Saunders 說：『文學是心靈活動的途境同結果。文學的要質就是體裁 Style 和論述

「Treatment」因爲那一件是真正能構造好文學的。」

- (10) 波斯納 Posnett 說：「文學包括的著作（不分詩文）不但是能表現回想的，並且是能表現想像 Imagination 的；他的目的不但是教導國人與發生一種實際效用的，並且是要給一種愉快把大多數國民的，所以文學是普遍的 General，不是特殊的學問 Specialized Knowledge。」

- (11) 黑德森 Hudson 說：「文學只是這種書組合而成的；這種書第一能使他主要的道理 Reason of Subject-Matter 同論述的神情 Mode of Treating 對於最大多數的人類有興趣的 General Human Interest。第二他的形式的本體，也能使人愉快的。」
- (12) 安麥生 Emerson 說：「文學是最好思想的記述 A Record of Best Thoughts」（最近第十一版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說：「文學是寫下來的最好思想的最好表現 The best Expression of

the Best Thought」大約也是根據安麥生的話。）

- (13) 巴斯康 Buscon 說：「一國文學的生命必定是才智的、情感的，而且是很完備的，狠合於藝術的。若是沒有這種的妙境，使他有永久的價值，那就不成其爲文學。單有思想，也不能成爲文學。文學是各方面都完備的，各方面都相稱的，而且有精美的形式的。……藝術的性質是文學裏很重要的一件事。」

- (14) 邁克標準字典說：「文學是寫的印的從人類心理綜合而成的出品。這種出品必定有高尙健全普遍的思想，有適當純粹美麗的體裁，而且是合於藝術的構造。」（按此說出於 Standar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一書一九零四年本。該書爲邁克等二百多專門家所合編，也是一部狠有勢力的著作。）

- (15) 韓德 Hunt 說：「文學是寫下來的思想的表現，Written Expression of Thought 有想像，Imagina-

tion 有感情，Feeling 有風格，Taste 能使普遍人類的心理覺得明瞭，感着有趣，却非專門學藝的形式。Untechnical Form]

除了以上幾條之外，近來還有許多大學者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Interpretation And Criticism of Life] 這個話也是極有道理，極有勢力的。我們既然知道各家的學說，現在可以開始批評，試用科學的方法，歸納出一個界說來罷！從第一至第十三的各條界說都是不完不備的。因為他們只能解釋文學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學全部的界說。十三人之中安樂也是極有文名的。他做『文學與科學』Literature And Science 一文，分明說文學的責任是要爲人類保全美感指導操行 Beauty And Conduct。但是他爲了同赫胥黎辯難，又意氣用事，把文學界說定得極寬，同科學去爭領土，與章太炎犯了一樣的毛病。赫胥黎是科學家而兼文學家；他祇說文學應當美麗，而不知美麗祇是文學性質的一部分，並非全部，所以他同阮芸台的見解

差不多。第十四條雖是狠好的界說，但是過於偏重藝術同形式方面，而對於文學的精神方面，稍爲忽略一點。第十五條韓德的話實在是含著最深各方面俱全的一條極好的文學界說。他用『風格』Taste 一個名詞，雖然能包括藝術體裁種種方面所能發生的意義。但是過於含渾一點，易使讀者不能明瞭。而且韓氏對於文學本身的體用，似乎不免欠闕，可以有斟酌的餘地。最後一說對於文學的體用方面，說得非常痛快，却對他方面又不免有所忽略，不能成一條完備的文學界說。文學界說，本是極不容易定的。因為文學的內含極大，外周極寬，其本質又極微妙；文學不但是表白思想的，Expression 並且是深入人心的；Impression 不但是興到而成的，Aspiration 並且是神來方就的；Inspiration 不但是人間知識，Knowledge 並且是世上的威權，Power 不但是已往時間的出品，並且是最高理想的策源；不但是個人一生的總賬，並且是世界生命的結晶；是愛，是憎，是喜，是悲，是雄心，是實事，莫不活潑潑的現在文學裏面。一篇文

學，有一篇的精神，有一篇的采色；有一篇的特性。文學是容易論的嗎？文學界說是容易定的嗎？個中人應當自知甘苦了！現在我歸納各家的學說，覺得凡是真文學都有以下幾種要素：

(一)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同批評。現在許多大文學家都說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同批評，這句話真是狠有道理，真是文學發生的根本原因。他人問我文學是因何而有的，我說：文學是因為有人生纔有的，若是沒有人生，就沒有文學。人生對於現狀有興會的地方，要靠文學表現出來；人生有對於現狀有不滿意的地方，也要靠文學表現出來。總之人生一日離不了愛憎悲喜種種的情緒，就一日離不了文學。所以文學不但是表現人生的，並且是批評人生的，明白這個道理，纔知道文學的本體，文學的實用。

(二) 最好的思想 要表現人生同批評人生不是容易的事，必定要一種很好的思想。繆勒 Max Miller

說得好：『哲學是思想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ought；文學是表白思想的科學，The Science of the Expression of Thought』安麥生方纔也說過：『文學是最好思想的記述』。凡是可以留傳的好文學，裏面總是有思想的，而且是有最好的思想的，因為思想好，所以能把人生表現得好，批評得當，所以能得人類愛好心。所以堆字疊句同康熙字典一樣的江賦海賦，同印板式的某生某翁的小說，不能算是文學。

(三) 想像 想像是文學裏最重要的要素。文學家論一件事，說一件事，總要設身處地的設想，以自己的想像，喚起他人的想像，使讀者腦筋裏髣髴有一幅畫圖，也如身歷其境一樣。讀了水滸裏的武松打虎，就提心弔膽，覺得有一隻黃斑大虎，猛撲過來。讀了紅樓夢裏寶釵黛玉的生活，就覺得蘅蕪院裏，瀟湘館前的「花」一木，寶釵黛玉的一顰一笑，都歷歷如在

眼前，一世也忘他不了。這纔真是文學家的手腕呢！

(四) 感情 人生是個感情的動物。文學又可以算是感情的出產品。文學家總要以自己的感情，衝動他人的感情；以他人的感情，融成自己的感情。所以文學不但是主觀的，並且是客觀的；不但是要寫自己的抑鬱牢騷的，並且是要寫他人的悲歡離合的。總之文學的第一要義，是要喚起人類的同情。讀了戴登 *Dryden* 的軍前宴 *Alexander's Feast* 就會生出崇拜英雄的氣概；讀了虎特 *Hood* 的縫衣曲 *Songs of Shirts* 就會生出憐惜女子的情懷。讀者自以為可泣可歌，可驚可喜，那知道他早被文學家玩弄於掌股之上。

(五) 體裁 人人都說某人的文學有某種的體裁。但是什麼叫做體裁呢？不但我說不出，就是近代論體裁的文學家哈禮孫 *Frederic Harrison* 也說不出。他只能說：體裁是不能教的，不能學的，只能心領神會。

的。其故因為文學的形體各有不同；文學家所秉的性氣又因人而異。就各異的性氣，緣附在不同的形體上，所以發生什麼叫做體裁。（中國人千定不要誤會到什麼筆法文例上去。）所以我們讀一篇好文學，總覺得作者的性情容止人格，都是躍躍欲現。讀 *莎士比亞* 的著作，決不會誤會到彌兒敦 上去；讀 *陶淵明* 的著作，決不會誤會到王摩詰 上去——就是這個道理。就是文乃德所說『文學能以作者生平畢現於他人之前』的話。

(六) 藝術 有了思想，想像，感情，體裁種種東西，也不能不有一點藝術的手腕來補助他。因為好修飾也是人類的一種天性。分明是一帶蕪廢的東籬，把陶淵明 一布置就成了詩景。分明是一座荒涼的鉅錫潭，西小邱，把柳子厚 一修飾就成了圖畫。所以每篇文學裏面，總要有幾處『匠心獨出』的地方。但是按照美學的道理，藝術只能輔助天然的美，使他愈增其

美，決不能以天然的美來強就他的藝術。以天然的美來強就藝術，那就是矯揉的，殭死的，矯揉的，殭死的，就不成其爲美。西施的美，決不在搽粉，約翰孫的夫人，再搽粉也不好看。所以希臘主張畫裸體美人，我們主張做白話文學，都是這個道理。若是從極細微的曲線裏，能够表出自然的美來，纔真合乎美學的原理，纔是真正的藝術呢！

(七) 普遍 人類的審美感情想像種種性質，都是人類普遍的天性，都是一觸即來的。文學家的責任，就是用這種普遍的靈敏的感覺，爲人類保全天真；何必轉灣摸角，重牆疊壁，有意使他人不懂呢？又何必正色厲聲，現出張天師捉妖的神氣來呢？若是待讀者查幾十遍字典都還不能全懂的文章，同讀者看了同遇着凶神惡煞一樣的文章，還令讀者有什麼同情，什麼美感呢？所以堆疊晦澀同「代聖人立言」的文章，只可以算少數人的符咒，不能算是人類的文

學；人類的文學是明瞭有趣，合於人類普遍心理的。
(八) 永久 我們得了一個好思想，總想牢牢記着；見了美人同名畫，總是戀戀不捨；難道保存人類思想，世間真美的好文學，就聽他作過眼雲煙嗎？永久實在是文學的一種特性。真好的文學，是經過多次的淘汰的，「是經過多次淘汰而不磨滅的。文學永久的價值，是從以上七條性質決定，不必從界說中另行定出。但是界說裏必定要說他是寫下來的，因爲是寫下來的才可以永久保存，這是邏輯上作界說應有的手續，省不了的。

從以上八條看起來，文學的體用同特質，我們大概已經明白了；以上各家學說，大致已經歸納無遺了。韓德界說中却還沈重聲明「非專門學藝的形式」Untechnical Form 這幾個字。我以爲就以上文學的體用同特質而論，文學已經明明白白不是一種特殊專門的科學了。現在歐美的批評家對於吉朋的羅馬興亡史，同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志

等書的文章，雖然也稱讚他們做得好，但是不承認他做正宗的文學，祇可供文學家的參考。所以我們也不必爲對待現在普通的遺傳觀念起見，就把這話定在文學界說裏。我們就歸納之所得的文學界說只是：

文學是人生的表現和批評，從最好的思想裏寫下來的，有想像，有感情，有體裁，有合於藝術的組織；集此衆長，能使人類普遍心理，都覺得他是極明瞭，極有趣的東西。

文學的界說，大概是如此了。但是我們回頭看中國的文學是怎樣呢？我從這個地方看出我們中國文學裏有幾種同西洋文學根本不同，且同文學原理背謬的性質來。（就大多數說法，自不能無例外。）第一，西洋文學是表現同批評人生的，而中國文學不但批評人生的沒有，並且連表現人生的也很少，大都浮浮泛泛，渾渾沌沌——沒有確切的人生觀，真是我們中國人一個最大的通病。第二，退一步而論，中國文學裏雖然也有表現人生的著作，但是他所表現的，

乃是著者個人的榮枯，而不是人類共同的感想；若是著者自己沒有榮枯，他就永不願產生文學。西洋文學家却多半從主觀而外，還能以客觀的觀察，喚起人類的同情。第三，即再退一步就中國文學家連個人榮枯的著作而論，也都是說謊的，不近人情的；一看中國名人述懷寄感種種的著作，就知道「假」字真是中國文學的第一個特性呢！而西洋文學家則往往肯說老實話，事能求其真。第四，西洋文學所重的是骨子裏普遍的思想同美感，爲普遍人類的心理可以領略的，而中國文學祇講字面上的雕琢，供少數人的玩具的。第五，西洋文學是極力發揮個人情緒，極有興趣的，而中國文學祇是擺出道學先生的面孔，代聖人立言的。總之西洋文學是切於人生的，中國文學是見人生而遠避的；西洋文學是爲喚起人類同情的，中國文學是爲個人私自說法的；西洋文學是求真像的，中國文學是說假話的；西洋文學是平民的，天然的，中國文學是貴族的，矯揉的；西洋文學是要發展個性的，中國文學是要同古人一個鼻子眼出

氣的。所以從藝術而論，中國文學却很有在博物院裏的價值。就文學的體用特質而論，我們中國文學還慙愧得多呢！有人說：『你這番話只知道崇拜西洋文學，把中國文學說得太下不去了。你何不把西洋文學的缺點也罵一罵呢？』我以爲我既無好感向西洋，亦無惡感對中國。我所說的，是我從比較中得來的，——是我求學的所得，是我良心的主張。我祇知道學問藝術是人類大公的，真理祇是有一個的，我不知道有什麼國界的分別。我還以爲一個人自己知道自己的壞處，總還有改良的一日；若是自己祇知道自己的好處，那真不可收拾呢！況且我們學他人，總是學他人的好處，何必學他人的壞處。以我們自己的來比他人的，已經慚愧多了。我們配罵他人嗎？若是我們真知道文學的真義，同中國文學的缺點，我想中國現在所需的是種什麼文學，讀者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新潮）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胡適

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一)
我的『文學改良芻議』發表以來，已有一年多了。這十幾個月之中，這個問題居然引起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討論，居然受了許多很可使人樂觀的響應。我想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從破壞一方面下手。但是我們仔細看來，現在的舊派文學實在不值得一駁。什麼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選派的文學哪，江西派的詩哪，夢窗派的詞哪，聊齋志異派的小說哪，——都沒有破壞的價值。他們所以還能存在國中，正因為現在還沒有一種真有價值，真有生氣，真可算作文學的新文學起來代他們的位置。有了這種『真文學』和『活文學』，那些『假文學』和『死文學』，自然會消滅了。所以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個個都該從建設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內替中國創造出一派新中國的活文學。

我現在做這篇文章的宗旨，在於貢獻我對於建設新文學

的意見。我且先把我從前所主張破壞的八事引來做參考的資料：

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

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語爛調。

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倣古人。

八、不避俗話俗字。

這是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從去年歸國以後，我在各處演說文學革命，便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括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這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第一類 文學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什麼話，就什麼說。這是

(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不摹倣

古人』一條的變相。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是『不避俗

話俗字』的變相。

這是一半消極，一半積極的主張。一筆表過且說正文。

(二)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纔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纔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細研究中國這二千年何以沒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學』？我自己回答道：『這都因為這二千年

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

我們爲什麼愛讀木蘭辭和孔雀東南飛呢？因爲這兩首詩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讀陶淵明的詩和李後主的詞呢？因爲他們的詩詞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愛讀杜甫的石壕吏、兵車行諸詩呢？因爲這詩都是用白話做的。爲什麼不愛讀愈的南山呢？因爲他用的是死字死話……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動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學：何以水滸傳、儒林外史、西游記、紅樓夢，可以稱爲「活文學」呢？因爲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

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會說凡是用白話做的書都是有價

值有生命的。我說的是：用死了的文言決不能做出有生命有價值的文學來。這一千多年的文學，凡是有真正文學價值的，沒有一種不帶有白話的性質，沒有一種不靠這個「白話性質」的幫助。換言之：白話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也能產出沒有價值的文學；可以產出儒林外史，也可以產出肉蒲團。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產出沒有價值沒有生命的文學，決不能產出有價值有生命的文學。只能做幾篇「擬韓退之之原道」或「擬陸士衡之擬古」，決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這話，可先讀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傳，再讀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傳，便可知死文學和活文學的分別了。

爲什麼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呢？這都由於文學的性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須把這感情譯爲幾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們須說「王粲登樓」，

仲宣作賦；『明明是送別，他們却須說『陽關三疊』一曲渭城；』明明是賀陳寶琛七十歲生日，他們却須說是賀伊尹周公傳說。更可笑的，明明是鄉下老太婆說話，他們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兒；明明是極下流的妓女說話，他們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駢文調子……請問這樣做文章如何能達意表情呢？既不能達意，既不能表情，那裏還有文學呢？即如那儒林外史裏的王冕，是一個有感情，有血氣，能生動，能談笑的活人。這都因為做書的人能用活言語活文字來描寫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裏的王冕，便成了一個沒有生氣，不能動人的死人。為什麼呢？因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來寫二千年後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這個活人變作二千年前的木偶，纔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因此我說，『死文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III)

上節所說，是從文學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如今且說從國語一方面着想，國語的文學有何等重要。有些人說：『若要用國語做文學，總須先有國語。如今沒有標準的國語，如何能有國語的文學？』我說，這話似乎有理，其實不然。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言語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這話初聽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細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雖是很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這些

白話文學的勢力，比什麼字典教科書都還大幾百倍。字典說『這字該讀「魚彥反」』我們偏讀他做『者個』的『者字字典說「麼」字是「細小」』我們偏把他用作『什麼』『那麼』的『麼字字典說「沒」字是「沉也」「盡也」』我們偏用他做『無有』的無字解。字典說的『字有許多意義』我們偏把他用來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爾縱縱爾』的『爾』字。……總而言之，我們今日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學定下來的。我們今日要想重新規定一種『標準國語』，還須先造無數國語的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

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儘可不必問今日中國有無標準國語。我們儘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我們可儘量採用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這樣做去，決不愁語言文字不够用，也決不用愁沒有標準白話。中國將來的新文學

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

我這種議論並不是『牆壁虛造』的。我這幾年來研究歐洲各國國語的歷史，沒有一種國語不是這樣造成的。沒有一種國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言語學專門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學家造成的。我且舉幾條例為證：

一、意大利 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但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著書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 Dante 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話來代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自己的傑作『喜劇』全用 Tuscan (意大利北部的一邦) 的俗話。這部『喜劇』風行一世，人都稱他做『神聖喜劇』。那『神聖喜劇』的白話後來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學家 Boccaccio (1313—1375) 和 Lorenzo de' Medici 諸

人都都用白話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國 英倫雖只是一個小島國，却有無數方言。現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一帶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話』。當十四世紀時，各處的方言都有人用來做書，後來到了十四世紀的末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一個是 Chaucer (1340—1400)，一個是 Wycliffe (1320—1384)。Chaucer 做了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話』。Wycliffe 把耶教的舊約新約也都譯成『中部土話』。有了這兩個人的文學，便把這『中部土話』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後來到了十五世紀，印刷術輸入英國，所印的書多用這『中部土話』。國語的標準更確定了。到十六十七兩世紀，Shakespeare 和『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家，都用國語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話』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此外法國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國語，大都是這樣發生的，大

都是靠着文學的力量纔能變成標準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細說了。

意大利國語成立的歷史，最可供我們中國人的研究。爲什麼呢？因爲歐洲西部北部的新國，如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他們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遠了，所以他們漸漸的用國語著作文學，還不算稀奇。只有意大利是當年羅馬帝國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鄉，各處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話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國提倡用白話代漢文，有同樣的艱難。所以英法德各國語，一經文學發達以後，便不知不覺的成爲國語了。在意大利却不然。當時反對的人很多，所以那時的新文學家，一方面努力創造國語的文學，一方面還要做文章鼓吹何以當廢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話。有了這種有意的主張（最有力量的是 Dante 和 Albert 兩個人），又有了那些有價值的文學，纔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學的國語』。

我常問我自己道：『自從施耐庵以來，很有了些極風行的

白話文學，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曾有一種標準的國語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千年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學，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膽的主張用白話爲中國的『文學的國語』。有時陸放翁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詩；有時柳耆卿高興了，便做一首白話詞；有時朱晦菴高興了，便寫幾封白話信；做幾條白話札記；有時施耐菴與敬梓高興了，便做一兩部白話的小說。這都是不知不覺的自然出產品，並非是有意的主張。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做白話的只管做白話，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爲沒有『有意的主張』，所以白話文學從不曾和那些『死文學』爭那『文學正宗』的位置。白話文學不成爲文學正宗，故白話不會成爲標準國語。我們今日提倡國語的文學，是有意的主張。要使國語成爲『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方有標準的國語。

(四)

上文所說『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乃是我們的根本主

張。如今且說要實行做到這個根本主張，應該怎樣進行。我以為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約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前兩步是預備，第三步纔是實行創造新文學。

(一)工具。古人說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寫字的要筆好，殺豬的要刀快。我們要創造新文學，也須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我們的工具就是白話。我們有志造國語文學的人，應該趕緊籌備這個萬不可少的工具，預備的方法，約有兩種：

(甲)多讀模範的白話文學。例如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宋儒語錄，白話信札，元人戲曲，明清傳奇的說白，唐宋的白話詩詞，也該選讀。

(乙)用白話作各種文學。我們有志造新文學的人，都該發誓不用文言作文，無論通信，做詩，譯書，做筆記，做報館文章，編學堂講義，替死人作墓誌，替活人上條陳……都該用白話來做。我們從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養成了